

古代战争与中医学的关系初探

董一帆¹, 林乾良², 张光霁^{*}

(1.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48 号, 310053; 2.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 (13NDWT05YB)

摘要 医学的目的是维护人类的健康, 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 人类的健康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战争摧毁了文明, 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战争导致了医书的亡佚, 使许多宝贵的医学经验不能流传, 阻碍了人类文明发展, 但同时中医外伤科发展有促进作用, 特别是与战争相关的金创外科、正骨科。战争中的兵法理论对中医学理论也有借鉴意义, 它们同源异流、兵药同理, 兵法思想、战争语言也是中医学进行类比援引的对象。拟从战争对中医学的负面影响、战争促进了中医外伤科的发展及兵法医理相互渗透三个方面探讨古代战争和中医学的关系。

关键词 中医学; 古代战争; 外伤科; 兵法医理

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 战争就没有停止过。战争毁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破坏了人类文明, 带来疾病、伤痛乃至死亡, 在许多领域留下深刻的烙印, 其对中医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本文就此试作粗浅分析。

1 战争对中医学的负面影响

医学发展作为人民健康水平的基本保障, 其兴盛与否, 是一个朝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之一。历史上各朝代凡是处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君主开明的时期, 医药事业往往被政府重视, 支持其发展, 使其兴旺繁荣。医书是前辈医家学术思想的总结, 凝结着他们宝贵的经验和心血, 是医学的传承载体, 所以医书的编写、保护、传抄即是对医学的保护、继承和发展。如唐高宗时期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 宋太医局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

医学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在医书的亡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战乱频扰, 诸侯割据, 交通阻隔, 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古代医籍的损毁、失传。政府陷于战争泥潭之时, 更无暇顾及医药事业, 也谈不上政策保护。百姓饥寒交迫、颠沛流离; 原有旧籍无力或无处重抄、重刻; 医家无力、无心著书立说; 即便有医书

问世, 也每毁于兵火, 或被抢夺掠取, 种种厄运使得医籍不能流传于世, 导致中医学的发展步履维艰。

以《伤寒杂病论》的成书为例, 东汉末年天下乱离, 兵戈扰攘, 疫病流行。正如作者张仲景在自序中所说“余宗族素多, 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 犹未十稔, 其死亡者, 三分有二, 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 伤横天之莫救”。他博采众方, 撰成此书。但这部刚刚问世的新书, 在汉末三国这短短的 50 年左右, 也没能使原本流传下去^[1]。《伤寒杂病论》一书在今天仍存于世要归功于晋朝名医王叔和及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的努力。正如金代成无己所言“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 而不堕于地者, 叔和之力也”。经王叔和整理后, 《伤寒论》得以重现。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根据当时所存的残简重新编校, 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编辑为《金匱要略方论》, 后世才得以窥见张仲景遗书。而名医华佗与他的著作则难逃厄运。陈寿《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华佗, 字元化, 沛国谯人也, 一名雋, 游学徐土, 兼通数经。”华佗医术高明, 特别精通外科, 创制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和运动保健的“五禽戏”, 然“佗临死, 出一卷书与狱吏, 曰: 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 佗亦不强, 索火烧之”。这对于中医学乃至中华文明来说, 都是莫大的损失。

* 通讯作者: zgj@zjtem.net, (0571) 86633168

历代政权争夺、更替和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战争之时,用火直接焚烧宫殿、城池的不在少数。被战火烧毁的文献、文物数不胜数,其中不乏医学著作。特别是政府藏书往往集中存放,更容易引起注意而成为焦点,不能幸免。

所以说战争是对文化的一种摧残,对中医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它导致了医书的亡佚,使许多宝贵的医学经验不能够流传于世,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 战争促进中医外伤科的发展

两军交战带来士卒的伤亡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冷兵器时代。因此,古代战争对医学最直接的需求是外科,所以说外科是行军打仗时士卒生命健康的最基本保障。这种需求早在周代医学的分科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学已被分为四门: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周礼·天官》云“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副(通“刮”)杀之齐。”这就指出疡医又分为肿疡、溃疡、金疡和折疡四科。金疡指被金属利器创伤及因之引起的化脓溃烂,折疡即为骨折。在战争中,这两种创伤是十分常见的,分出专科医生负责治疗研究外伤科,无疑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起到一种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大国诸侯争霸的局面,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墨子·号令篇》曰“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问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记载了当时行军作战,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新归队。这种政策上和物质上的保障为外科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至汉代,军营中设有“病书”、“折伤簿”,专门记录士兵生病、外伤骨折的治疗情况。医圣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记载了治疗金疡的“王不留行散”一方,以及内含桃仁、红花等用以治疗马坠和筋骨损伤的活血化瘀方剂。

三国时期华佗发明了麻沸散,曰“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剖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胃肠,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后汉书·华佗传》)。华佗首创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多次成功地进行外科手术,是世界

最早的外科手术麻醉药。

南北朝齐朝龚庆宣整理的晋人刘涓子所撰《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第一部外科专著,由于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南北分裂时期,战乱频多,故本书记载了金疮的内外治法、瘀血、外伤治疗方法,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以及骨折的夹板整复固定术等。

到了隋朝,朝廷下诏授命太医令巢元方等人编著《诸病源候论》,书中记载了“金疮初伤候”、“毒箭所伤候”、“金疮肠出候”等常见战伤。如卷三十六所载“金疮肠出候”中曰“夫金疮断肠者,视病深浅,各有死生,……肠两头见者,可速绪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以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纳之。”本书著于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的隋朝,是对频繁战争中积累的治疗战伤经验的系统总结。

正是由于需要在战争时有足够的能服务于军队的医生,宋代太医局作为正统的政府医学教育部门,下设九科专管培养学生,分别是: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疮肿兼折伤、眼科、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兼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史称“宋九科”,其中的“金镞兼书禁科”,就是学习金疮外伤的科目。

金元时期战乱连绵,特别是蒙古人好骑善射,骨折脱臼的机会较多,使得正骨兼金镞科正式从外科分出,促进了中医外科、骨科迅速发展^[2]。尤其突出的是元代名医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此书在骨伤科证治方面翔实地记述了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有世界上较早的关于全身麻醉的记载。此外,书中对于骨折、脱臼、跌打损伤、箭伤等外伤的整复治疗也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首创悬吊复位法治脊椎骨折对当今临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代外伤科也有新进展。薛己撰《正体类要》,论述了正骨手法及治疗扑伤、坠跌、金创等外伤的方剂。王肯堂撰《疡医证治准绳》,对外科病证诊治有丰富的论述,记载了多种外科手术的方法,包括头颅、肩胛、颈部、胸腹、腰、臀、脊柱等外伤的急救手术与药物。据《明史》记载:明廷在“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本院(太医院)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

清朝《医宗金鉴》是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教科书,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

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书中对各种行军作战中可能遇到的扑打损伤、刀剑金伤等应对疗法进行了总结。

战争在带来极大破坏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医外伤科的发展。外伤科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战争中人员的死亡率,起到了救死扶伤的关键性作用。中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研究覆盖面广,我们仅就与战争相关的金创外科、正骨科的部分内容作简单梳理。

3 兵法医理相互渗透

兵法是指作战的理论,医理是指治病的理论。古代战争促进了对兵法的研究,而兵法理论对中医理论也有借鉴意义,二者相互渗透。

3.1 同源异流

东周末年礼崩乐坏,诸侯异政,诸子并起,百家异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由此产生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兵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就其哲学内涵来讲,与以朴素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中医理论如出一辙,都受到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1]。我国古代哲学对兵家思想和中医学理论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上。

“天人合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战争这种暴力手段看似难以与和谐挂钩,其实不然。《孙子兵法·月战》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交战时的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的向背三个关键要素只有和谐的时候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强调一种对大环境的把握,这个大环境即是天、地、人。中医学深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重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体的关系,提出“天人相应”的观点,对疾病的认识、诊治与预防措施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刻的体现。

此外,兵法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克敌制胜,但终究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战争使用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对原有的秩序进行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孙子兵法·谋攻》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被认为是最高之法。战争的终点是“和”,如同诊疗疾病,无论使用汤药、针灸或是其他方法,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谋求健康。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兵家思想与中医学理论是同源异流的。

3.2 兵药同理

清代著名医家徐灵胎在其著作《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这一名篇中说到“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明代尹宾商在其著作《兵堡》中也有一篇论述明确提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兵法思想在行军打仗、攻守之道等许多理念方面与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思想十分相似,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相互影响,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防”。《孙子兵法》讲求“图国第一”,国家强盛了,就不用怕敌人。而中医特色之一“治未病”思想也是强调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兵医两家在预防思想上理念相通,如“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两家都强调预防观,在战争爆发之前,在疾病出现之前,做好准备,提前预防。其二为“变”。《孙子兵法·虚实》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堡》亦有云“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厥疾弗能瘳也”。军情变化万千,只有根据敌情的变化相应调整己方战略部署,方能做到用兵如神。如同中医学十分重视辨证论治,不同体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等因素都要纳入考虑范围,综合分析,根据病情变化改变治疗方法。

3.3 类比应用

中医擅于使用“援物比类”的思维方法阐述问题、解决问题。兵法思想、战争语言也是中医学进行类比援引的对象。

中医学在兵法思想方面的类比较有特点的是“八阵”。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古方八阵》中引用军事阵法“八阵”,将方药列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同时,也大量援引战争语言来描述疾病。因疾病与战争的这些相似性容易被联系在一起,人们不自觉地将描述战争的一些词汇跨域运用到疾病的语言中,使疾病这个比较抽象的过程具备了战争的某些特征,从而得到了描述、表达和理解^[2]。如《伤寒论》第116条曰“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得守者生,失守者死”;《素问·阴阳别

论》曰“阴争于内，阳扰于外”；《伤寒论》第 97 条曰“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等等。

4 结语

战乱带来社会动荡，破坏了人类文明，战火焚毁了许多中医古籍，牵连了许多无辜的医家，但也迫使医学特别是外伤科的加速发展，从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兵法思想与中医学理论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同源异流，各自发展的同时互相渗透，共同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

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李会. 中医古籍亡佚原因的探究 [D]. 石家庄: 河北大学, 2010.
- [2] 程维克. 鸦片战争以前中医外科发展史简介 [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3(4): 55-56, 44.
- [3] 孙鸿昌. 仲景学说与“用兵之道” [J]. 吉林中医药, 2011, 31(1): 6-7.
- [4] 谢菁, 贾春华. 中医病因病机语言中的战争隐喻 [J]. 中医药学报, 2011, 39(6): 1-4.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War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NG Yifan, LIN Qianliang, ZHANG Guangji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310053)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medicine is to safeguard human health and human health can be guaranteed only in a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War, like a double edged sword, can destroy civilization but also objectively promote the wheel of history and leave a deep imprint on TCM as well. War hinders the spread of medical experience bu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CM surgery, especially sword surgery and orthopedics. The art of war is also useful for TCM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war and TCM w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ar on TCM, the contribution of war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traumatology and the mutual penetration of art of war and medical knowledg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cient war; traumatology; art of war and medical knowledge

(收稿日期: 2013-08-28; 修回日期: 2013-10-07)

[编辑: 黄健]

欢迎订阅 2014 年《中医杂志》

《中医杂志》是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全国性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1955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的办刊方针，是我国中医界创刊早、发行量大、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医药期刊之一，是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和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获得者和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2009 年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2011 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并且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中医类期刊。2013 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百强科技期刊”。

本刊主要栏目中当代名医和临证心得分别介绍名老中医和临床医生辨证用药治疗疑难病的经验；临床研究、临床报道介绍中医药治疗的新方法、新成果。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专家论坛、病例讨论、综述、百家园等栏目，提供最新信息与治疗方法，成为学习中医药、研究中医药，不断提高临床及研究水平的良师益友。2014 年《中医杂志》从内容、版式、纸张多方面进行调整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中医杂志》为半月刊，2014 年改为国际标准大 16 开本，每月 2 日和 17 日出版，每期 15.00 元。读者可以到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邮发代号：2-698），也可以与本刊读者服务部联系邮购，邮购免邮费。电话：010-64035632。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邮编：100044，代号：SM140）。本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邮编：100700，网址：http://www.jtcm.net.cn。